

欽定宋史

卷四百
八之十
二

宋史卷四百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六十七

吳昌裔

汪綱

陳宓

王霆

吳昌裔字季永中江人蚤孤與兄泳痛自植立不肯逐時好得程頤張載朱熹諸書輒研繹不倦嘉定七年舉進士聞漢陽守黃榦得熹之學往從之調閩中尉利路轉運使曹彥約聞其賢俾司糴塲時歲饑議糴上流昌裔請發本倉所儲數萬而徐糴以償從之調眉州教授眉士故尚蘇軾學昌裔取諸經爲之講說祠周惇頤及

顯頤載熹揭白鹿洞學規倣潭州釋奠儀簿正祭器士
習丕變制置使崔與之薦之改知華陽縣修學宮來四
方士斥羨錢二十萬緡買良田備旱通判眉州著苦言
十篇慮蜀甚悉攝郡事御軍有紀律尋權漢州故事比
攝官奉饋皆如真昌裔命削其半核兵籍興社倉郡政
畢舉興元帥趙彥呐議東納武仙西結秦鞏人莫敢言
昌裔獨奮筆力辨其非未幾武仙敗二州之民果叛端
平元年入爲軍器監簿改將作監簿改太常少卿徐僑
於人少許可獨賢之兼皇后宅教授昌裔以祖宗舊典
無以職事官充者力辭改吳益王府教授轉對首陳六

事其目曰天理未純天德未健天命未敕天工未亮天職未治天討未公凡君臣之綱兄弟之倫舉世以爲大戒而不敢言者皆痛陳之至於邊臣玩令陟罰無章尤拳拳焉拜監察御史彈劾無所避且曰今之朝綱果無所撓乎言及親故則爲之留中言及私昵則爲之訖了事有窒礙則節帖付出情有嫌疑則調停寢行今日遷一人曰存近臣之體明日遷一人曰爲遠臣之勸屈風憲之精采徇人情之去留士氣銷爽下情壅滯非所以糾正官衰助國脉也臺臣故事季詣獄點檢時有爭常州田萬四千畝平江亦數百畝株逮百餘人視其牘乃

趙善湘之子汝樵汝梓也州縣不敢決昌裔連疏劾罷之冬游雷春大雨雪昌裔居齋宮秉燭草疏凡上躬缺失宮庭嬖私廟堂除授皆以爲言又言將帥方命女寵私謁舊黨之用邊疆之禍皆此陰類且曰今大昕坐朝間有時不視事之文私第謁假或有時不入堂之報上有耽樂恬逸之漸下無協恭和衷之風內則嬖御懷私爲君心之蠹外則子弟寡謹爲朝政之累遊言噂沓寵賂章聞欲蕭勺大和得乎又念蜀事阽危條四事以進實規撫審功賞訪軍實儲帥才時有果閬州守臣逃遁而進職有知遂寧李煒父子足迹不至邊庭而受賞債

軍之趙楷棄城之朱揚祖皆不加罰又帥臣趙彥呐年老智衰其子淫刑贖貨士卒不用命安癸仲恥遭杵彈經營復用欲起謫籍以代帥垣昌裔皆抗疏彈擊又歷言三邊之事曰今朝廷之上百辟晏然言論多於施行浮文妨於實務后族王宮之冗費列曹坐局之常程羣王閑慢之差除諸道非泛之申請以至土木經營時節宴遊神霄祈禳大禮錫賚藻飾治具無異平時至於治兵足食之方修車備馬之事乃缺畧不講且援靖康之敝痛哭言之出爲大理少卿屢疏引去不許會杜範再入臺擊參政李鳴復謂昌裔與範善必相爲謀者數讒

宋史卷四百八 列傳 三十一
之以權工部侍郎出參贊四川宣府司軍事人曰此李
綱救太原也太原不可救特以綱主戰故出之耳昌裔
曰君命也不可不亟行慷慨襍被出關忽得疾中道病
甚帝聞之授祕閣修撰改嘉興府昌裔曰吾以疾不能
歸救父母上負聖恩下負此心若舍遠就近舍危就安
人其謂我何辭至四五而言者以避事論矣改贛州辭
以右文殿修撰主管鴻慶宮遷浙東提刑辭改知婺州
婺告旱民日夜望之乃不忍終辭減騶從供帳遣僚佐
召邑令周行阡陌蠲粟八萬一千石錢二十五萬緡有
奇加集英殿修撰卒以寶章閣待制致仕昌裔剛正莊

重遇事敢言典章多所閑習嘗輯至和紹興諸臣奏議本末名儲鑑又會粹周漢以至宋蜀道得失興師取財之所名蜀鑑有奏議四書講義鄉約口義諸老記聞容臺議禮文集行于世初昌裔與徐清叟杜範一日並入臺皆天下正士四方想聞風采人至和三諫詩以侈之然才七閱月以遷故莫不惋惜云後諡忠肅

汪綱字仲舉黟縣人簽書樞密院勃之曾孫也以祖任入官淳熙十四年中銓試調鎮江府司戶參軍馬大同鎮京口強毅自任綱言論獨不詭隨議者欲以兩淮鐵錢交子行於沿江廷議令大同倡率行之綱貽書曰邊

面行鐵錢慮銅寶洩於外耳私鑄盛行故錢輕而物重
今若場務出納不以鐵錢取息堅守四色請買舊制治
鑄定額不求餘羨重禁以戢私鑄支散邊戍與在軍中
半者無異不以鐵錢準折則淮民將自便之何至以敝
內郡邪大同始悟試湖南轉運司又中綱笑曰此豈足
以用世澤物耶乃刻意問學博通古今精究義理覃思
本原調桂陽軍平陽縣令縣連溪峒蠻蠻與居綱一遇
以恩信科罰之害旣三十年綱下車首白諸臺罷之桂
陽歲貢銀二萬九千餘兩而平陽當其三分之一綱謂
向者銀礦全發價輕故可勉以應今地寶已竭市於他

郡其價倍蓰願力請痛蠲損之歲饑旁邑有曹伍者羣聚惡少入境彊貸發廩衆至千餘挾界頭牛橋二砦兵爲援地盤踞萬山間前後令未嘗一涉其境不虞綱之至也相率出迎綱已夙具酒食令之曰汝何敢亂順者得食亂者就誅夜宿砦中呼砦官詰責不能防守狀皆皇恐伏地請死杖其首惡者八人發粟賑糶民賴以安改知金壇縣親嫌更弋陽縣父義和爲侍御史主管佑神觀尋丁父喪服除知蘭溪縣決擿如神歲旱郡倚辦勸分綱謂勸分所以助義倉一切行之非所謂安富恤貧也願假常平錢爲糶本使得循環迭濟又躬勸富民

浚築塘堰大興水利餓者得食其力全活甚衆郡守張
抑及部使者列綱爲一道荒政之冠以言去邑人相率
投匭直其事綱力止之繼知太平縣主管兩浙轉運使
文字未赴罹內艱擢監行在左藏西庫屬金人殺其主
允濟自立遣使來告襲位議者卽欲遣幣綱言使名不
遜當止之境上姑命左帑視例計辦或且留京口總司
令盱眙諭之曰紀年名節皆犯先朝避忌歲幣乃爾前
主所增今旣易代當復隆興大定之舊俟此議定而後
正旦生辰之使可遣遲以歲月吾擇邊將葺城堡簡軍
實儲峙糗糧使沿邊屹然有不可犯之勢聽其自相攻

擊然後以全力制其後廟堂臆之提轄東西庫又幹辦諸司審計司以選知高郵軍陞辭言楊楚二州當各屯二萬人壯其聲勢而以高郵爲家計砦高郵三面阻水湖澤奧阻戎馬所不能騁獨西南一路直距天長無險可守乃去城六十里隨地經畫或浚溝塹或備設伏以扼其衝又慮湖可以入淮招水卒五千人造百艘列三砦以戒非常興化民田濱海昔范仲淹築堰以障烏鹵守毛澤民置石礎函管以疏運河水勢歲久皆壞綱乃增修之部使者聞于朝增一秩提舉淮東常平淮米越江有禁綱念淮民有警則室廬莫保歲凶則轉徙無歸

豐年可以少蘇重以苛禁自分畛域豈爲民父母意哉
請下金陵糴三十萬以通淮西之運京口糴五十萬以
通淮東之運又言兩淮之積不可多昇潤之積不可少
平江積米數百萬陳陳相因久而紅腐宜視其收貯近
久取餉輦下百司諸軍江上歲餽當至京者貯之京口
金陵轉漕兩淮中都諸倉亦當廣糴以補其數制置使
訪綱備禦孰宜先綱言淮地自昔號財賦淵藪西有鐵
冶東富魚稻足以自結淮右多山淮左多水足以自固
誠能合兩淮爲一家兵財通融聲勢合一雖不假江浙
之力可也祖宗盛時邊郡所儲足支十年慶曆間中山

一鎮尚百八十萬石今宜上法先朝令商旅入粟近塞而筭請錢貨於京師入粟拜爵守之以信則輸者必多邊儲不患不豐州郡禁兵本非供役乃就糧外郡耳今不爲戰鬪用乃使之共力役緩急戍守專倚大軍指日待更不安風土豈若土兵生長邊地墳墓室家人自爲守邪當精擇伉壯廣其尺籍悉隸御前軍額分擘券給以助州郡衣糧之功大率如山陽武鋒軍制則邊面不必抽江上之戍江上不必出禁闡之師生券更番勞費俱息時有獻言制司廣買荒田開墾以爲營田綱以爲荒瘠之地不難辦而工力水利非久不可棄產欺官良

田終不可得耗費公帑開墾難就曷若勸民盡耕閒田
隄澮堙塞則官爲之助變瘠爲沃使民有餘蓄晁錯入
粟之議本朝便糴之法在其中矣制司知其無益乃止
淮東煮鹽之利本居天下半歲久敝滋鹽本日侵帑儲
空竭負兩總司五十餘萬亭戶二十八萬借撥於朝廷
五十萬又會餉所復鹽鈔舊制弗許商人預供貼鈔錢
鹽司坐是窘不能支綱挾擿隱伏凡虛額無實詭爲出
內飛走移易事制曲防課乃更羨旣盡償所負又贏金
三十萬緡爲椿辦庫以備鹽本之闕添置新竈五十所
諸場悉視乾道舊額三百九十萬石通一千三百萬緡

課官吏之殿最綱約已率下辭臺郡之互餽獨增場官
奉以養其廉擢戶部員外郎總領淮東軍馬財賦時邊
面多生券山東歸附月餼錢糧以緡計增三十有三萬
米以石計增六萬真楚諸州又新招萬弩手皆仰給總
所而浙西鹽利積負至七十餘萬緡諸州漕運不以時
至綱核名實警稽慢區畫處分餉事賴以不乏移疾乞
閑得直秘閣知婺州改提點浙東刑獄皆屢辭不得請
慮囚至婺有奴挾刃欲殘其主不遇而殺其子滿譫妄
牽連徑出斬之釋衢囚之寃者台盜鍾百一非共盜尉
覬賞躡申制司綱謂治盜雖尚嚴豈得鍛鍊傅會以成

其罪邪於是得減死禱雨龍瑞宮有物蜿蜒朱色盤旋
壇上者三日綱曰吾欲雨而已母爲異以惑衆言未竟
雷雨大至歲以大熟進直煥章閣知紹興府主管浙東
安撫司公事兼提點刑獄訪民瘼罷行尤切蕭山有古
運河西通錢塘東達台明沙漲三十餘里舟行則膠乃
開浚八千餘丈復創牐江口使泥淤弗得入河水不得
洩於涂則盡發以達城闔十里創一廬名曰施水主以
道流於是舟車水陸不問晝夜暑寒竟行利涉歡訢忘
勩屬邑諸縣瀕海而諸暨十六鄉瀕湖蕩灤灌溉之利
甚博勢家巨室率私植埂岸圍以成田湖流旣束水不